

百战将星秦基伟

北京军区司令员



秦基伟(1914—1997)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警卫团团长,第274团团长,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补充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秦赖游击支队司令员,太行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兼中共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9纵队司令员,第2野战军第15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志愿军第3兵团军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幼失怙 苦孩子一把梭镖闹革命
因麻点 大肃反糊里糊涂把官丢

1981年秋，一队又一队矫健的雄鹰组成奇妙的编队，在华北的蓝天上如鱼翔浅底。蓝天丽日下，洪流滔滔，铁甲滚滚，黄沙飞扬，刀光剑影。这就是自解放军诞生以来最大的一次演习行动，举世瞩目的华北大演习。

担任这次有诸军兵种联合近似实战演习总指挥的，正是那个在西湖农场劳动，连组织生活也过不上的“老秦”。

那一瞬间，他的老部队紧盯着荧屏，他的老部下紧盯着荧屏，生他育他的大别山区的乡亲们看见了，他为之流过血流过汗的太行山区的乡亲们看见了。

这就是秦伢子！

这就是秦军长！

这就是秦司令员！

当那辆黑色的红旗牌轿车驶向森林般挺立的绿色方队的时候，全世界都看见了，那个像举起上甘岭山峰一样举起自己庄严手臂的人——秦基伟。

1914年一个苍凉的秋日，秦基伟出生在湖北黄安县秦罗庄一个农民的家里。父亲秦辉显勤劳，厚道，家道不算富裕却也够温饱。8岁时，父母把他送进村私塾读书，指望他能识几个字，好念通官府的公告，算清收成支出。谁知小基伟天性好动，受不了私塾先生的约束，经常瞅冷子脚底抹油，溜到外面逮鱼捉虾，引弓射鸟，或纠集一帮小孩，占山为王，打仗游戏。私塾先生先是用竹片狠打手心，两年后打手心也不管用了，一咬牙勒令他退学。

因打架丢了学籍，这是他日后十分遗憾的一件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痛楚地认识到了没有文化的悲哀。于是他发奋学习，坚持每天写日记，常常对着镜子练演讲，终于成为一个既有赫赫战功同时又有较高文化素养甚至颇有艺术细胞的军事领导人。当然这是后话。

1925年，一场瘟疫，夺走了他父母、哥哥、伯父的生命，11岁的小基伟成了孤儿。偌大的农舍里只剩下一个孩子，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白天要下地种田，晚上回来还要自己做饭吃。孤独、饥饿、思念爹娘，多少个夜晚他从梦中哭醒，小小的人儿过早地尝到了人世间的辛酸悲苦。

1927年，外面的世界已是闹哄哄的了，到处都在打土豪分田地。13岁的小基伟兴奋无比——造反了，

要起事了，要变天了！这世道，最该反的就是我！他跃跃欲试。

那年的冬天，他正在破屋子里劈柴，他本家的一名堂叔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喊：“还劈个么柴，闹革命了，还不跟我打县城去！”接着，外面又来了一群衣衫褴褛的庄稼汉子，人人手里拿着梭镖、大刀，喊着口号。终于盼到这一天了！基伟小脸憋得通红，接过一把梭镖就冲向队伍。

这天是 1927 年的 11 月 13 日，小基伟参加的就是著名的黄麻起义。

秦基伟参加红军后，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分到三团机枪连当战士。第一次战斗，是跟国民党第 20 军郭汝栋的部队交手。那时他的武器是一根梭镖。他多么渴望有一支枪啊！看到别的老战士趴在土堆上用枪射击，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没枪，没枪我不会抢吗？他一挺梭镖，大吼一声就冲向敌阵，完全不理睬飞来的弹雨。一个敌兵看见秦基伟不要命地冲来，吓得扔了枪就跑。哈哈，得来全不费功夫！秦基伟拣枪如获至宝，嘿，“汉阳造”！他扔了那土里巴叽的梭镖就用“汉阳造”打起来。

这次战斗，他崭露头角，被提拔为副班长。没几个月，他又升为班长、排长。

1931 年，苏区大“肃反”。

军长撤了，师长抓了，团长、营长、连长倒霉了。杀的人不计其数。现在，轮到排长们了。

秦基伟算幸运的，没有被抓，但被“降职”了。

秦基伟想不通。我没犯错误呀！为什么降我的职？后来听人传说，是被人“张冠李戴”了。因为他幼年时出过天花，脸上有几颗麻子，被大家喊作“麻子排长”。红军时代职务称呼比较随便，由于战斗中变化大，有的干部互相之间甚至只知绰号不知姓名。恰巧，本连三排长也是个“麻子排长”，曾经对“肃反”说了几句风凉话，可能是被连长和指导员（已先被抓走了）供了出去，于是保卫局就来找“麻子排长”的事。又因为三排长是雇农出身，比他的中农成分好，所以没怀疑三排长，稀里糊涂地把他给收拾了。好在他才是个排长，又沾了工农干部的光，脑袋才没有搬家。

惩日寇 秦蛮子晋中开杀戒

瞎编词 司令员演戏乱弹琴

1937年11月，根据八路军第129师的命令，太行山区成立了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第129师抗日独立支队。因该支队司令员是秦基伟，政委是赖际发，所以又称“秦赖支队”。他们管辖了辽县、和顺、昔阳、平定等十几个县，有好几万平方公里，相

当于好几个阿尔巴尼亚呢。

这期间，日本鬼子占领了太原，对附近地区不断进行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1938年1月4日，日军扫荡祁县阎漫村，杀害村民23名，奸污妇女40多人；2月13日，日军占领平遥县城，屠杀城内居民1000多人；3月30日，日军在太谷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二·一八惨案（农历二月十八日），杀害群众290多人，3名妇女被轮奸致死，烧毁房屋1300多间……

噩耗一个接一个传来，在秦赖支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受害者的血泪控诉，让秦基伟怒火烧胸筋骨欲裂。他是个血性汉子，向来勇武刚烈，在太行山下，八路军的秦赖支队已是家喻户晓，岂容小鬼子如此猖狂？

然而，又不能轻易出战。国民党精兵利炮，整师整军，尚挡不住日本人的进攻，他秦赖支队仅数千人，武器低劣，弹药奇缺，倘主动出击，会暴露实力，吸引敌人注意力，招致疯狂报复。

不能强攻，那就智取。于是，一场全方位的摸敌情、查动向、跟踪敌伪零星分队的活动展开了。秦基伟严令参谋处、敌工站和各县区游击队负责人，务必于近期内掌握为日本人带路、帮凶的罪大恶极的汉奸及日军零散分队的行踪。

一切准备就绪，秦基伟终于大开杀戒了。

4月2日晚上，太原东南半壁河山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一夜。10个县的军民一起行动，协助秦赖支队派出的捕俘队，一夜之间杀了100多个罪大恶极的汉奸，所有被杀的汉奸尸体上都有一张标语：凡给日军通风报信带路者均同此下场。落款是八路军秦赖支队。

接着，在秦赖支队的辖区内，70余个日伪据点又同时遭到袭击，260多名汉奸被杀，日军官兵也死伤惨重。

此一招，震惊了日本人的魂，吓破了汉奸的胆，敌占区内一片恐慌，鬼子不敢出门了。驻守太原郊外的清水一郎中佐一连扇了手下的宪兵队长和汉奸特务队长十几个耳光，令他们火速查清袭击皇军的是何人所为。

两天后，特务队长捂着半边肿脸向清水报告：此次袭杀皇军的，是八路军第129师秦赖支队，并说该部是从第129师挑选出的“飞虎队”，个个能飞檐走壁，百步穿杨，尤其是为首的秦基伟更厉害，曾经背着八路军悍将徐向前从国民党3000千围兵中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身中数弹而不死，……吹得清水一郎脊背发凉。他一抽指挥刀，架在特务队长的脖子上喝问：“秦基伟的在哪里？你的快快的说，不说死啦死啦的！”

秦基伟在哪里，特务队长早知道了。

谁不知道哇，一夜杀下来，太原方圆几百里都传开了。说“秦蛮子”在石拐挖了个万人坑，专埋鬼子汉奸

的头，坑才挖了不到 10 天，就埋进去千多颗人头了。秦基伟放话了，照这个速度，不到八月十五，坑就满了，还得再挖一两个坑。特务队长这回聪明了一次，他若真把秦基伟在石拐的行踪告诉了清水一郎，那他的头就得扔进万人坑里了。日军若去石拐扫荡，他就得带路的干活，那不是送肉上“秦蛮子”的菜板吗？

在这个特务队长的人生道路上，这委实是一次明智的选择。慑于秦赖支队的威力，他收敛多了。后来，秦赖支队敌工人员荣启福还登门给他约法三章，要他给敌人提供假情报，为八路军通风报信，他也照办了。

百团大战后，日军疯狂报复。为避开敌人锋芒，秦基伟率部到了赞皇县的黄北坪，组建了晋冀豫军区第 1 分区，秦基伟担任第 1 分区司令员，政委高扬，副司令员胡震，副政委郭峰。

晚上，黄北坪镇广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这是第 1 分区机关为庆祝战斗胜利举办的文艺晚会。演员和乐队都是机关干部拼凑起来的，水平不高，但热情高。尤其是司令员秦基伟，扯着嗓子赤膊上阵，哪出戏也少不了他。

那晚演出的是活报剧《陈大亮锄奸》，剧情是某药铺的二掌柜向日军告密该药铺是八路军的交通站，结果在路上被地下党员陈大亮打死。编剧是副政委郭峰。他有意出司令员秦基伟的洋相，让他演“日本少佐”。

戏一开演，洋相就多了。根据导演要求，鬼子小队长要讲日本话，然后由翻译译出来。可秦基伟同志只会几句简单的日语，米西米西，八格牙鲁，哟西哟西，其他的不会。只好叽哩呜啦乱说一气。这下演翻译的曹泽远傻眼了，两个人在台上就“吵”起来了。

“翻译”：太君，你的，语言的不通，我的没法翻译的干活。

“日本少佐”：胡说，导演的说了，我说话大家不懂，就算是日本话的干活，你的不信，到后台去问郭副政委的干活。

“翻译”：那我们接着往下演的干活。（转向观众）刚才太君说了，以后，凡是发现有八路行动，一律报告，皇军有赏，倘若知情不报，死啦死啦的！

“日本少佐”火了，拍桌子说：错啦！我刚才说的是，叽哩嘎啦俄德逊兹俄德绍兹契彼吐杜兹彼噜依达堆兹哈里鲍兹各彼夸兹。这句话翻译成汉话就是，叽哩嘎啦，俺的婊子，俺的嫂子，去扒土豆子，扒了一大堆，怀里抱着，胳膊挎着。你的稀里糊涂的，篡改太君的话，你才死啦死啦的。

观众席上哗然大笑，为秦基伟司令员来的这么个小插曲而拍手叫绝，有的妇女同志眼泪都笑出来了。

曹泽远却懵了，这个司令员，尽瞎编台词，这样下去，戏还咋个演法？也罢，他瞎编我也瞎编。曹泽远眼

珠左右骨碌碌转了两圈，有了下文。

“翻译官”立正说：良民们，我们皇军太君是个中国通，中国话讲得很好。下面，由他亲自给大家训话，我就不翻译啦。

秦基伟倒是满不在乎，训话就训话，老秦我过去训得多了。他整了整穿在身上的那身鬼子服，拄着指挥刀站了起来，往前台走了几步，冲口来了一句：“同——志们！”

观众顿时愣住了。“鬼子少佐”居然叫咱们“同志们”，这算怎么回事啊！观众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哇”地爆发一阵笑声和掌声。

秦基伟的头上冒汗了。这可怎么办呢，练台词的时候就没想明白日本鬼子是怎么称呼中国老百姓的，这回可抓瞎了，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良民，良民！司令员，叫良民！”

正抓耳挠腮间，猛听到台杆子旁边传过来一个声音，扭头一看，一个圆乎乎的脑袋正朝他得意地摇摆——是作战科参谋温锡。

秦基伟大喜，顿时来了精神，清了清嗓子，向观众高声喊道：“良民们——！”

这一嗓子，算是找准了感觉，观众不再起哄了。可是下面的台词，又掀起了一阵阵哄笑。本来的台词是：“我们日本人要过星期日，上街看女人，天下雨了，要

穿水胶鞋。”这段台词与剧情风马牛不相及，是郭峰根据秦基伟的湖北口音故意调侃他的，秦基伟不知是计，照说不误，结果说成了：“我们熬本人要过星期熬，上该看乳人，天下乳了，要穿税樵孩。”

“日本少佐”说一句，下面笑一阵。秦基伟越演越觉得不对劲，这他娘的是什么台词啊，不仅跟剧情不沾边，还死拗口。正琢磨间，眼睛滑过后台，看见头扎白毛巾的“锄奸英雄陈大亮”在昏晃里窃笑，顿时明白了：好你个老郭，你是设了圈套让我钻啊。他越想越冒火，一阵呀呀叫喊之后，不由分说，把“二掌柜”和“游击队员”们都打翻在地。

这出戏演完，观众都笑痛了肚子。

秦基伟性格活跃，爱玩，不但爱演戏，也爱看戏。无论什么剧种，他都有兴趣，并很快入“迷”。他这个爱好，有一次差点给他惹来大祸。

那是 1948 年，他在郑州担任警备司令员的时候，他迷上了河南豫剧。他认为豫剧怎么听怎么舒服，那七弯八拐的唱腔高亢激昂，就像飞流直泻，又如百鸟齐鸣让人心旷神怡。有一天，秦基伟路过一家剧院门口，看到张贴的海报是河南豫剧专场演出，便萌发了看戏的念头。到了晚上，秦基伟安排好值班，换了便衣，掖好手枪，就独个儿溜到那家剧院，买一张票进去了。

真是砍竹子遇到节疤上。那晚偏巧中原军区政委邓

小平打来电话找秦基伟，一听说不在，便刨根寻底地问他到哪儿去了。司令部值班参谋绝对是个忠诚战士，他怕误了大事，只好如实报告：“秦司令员看戏去了。”这还了得，一个部队主官，虽说不是打仗期间，但也不是太平盛世，随时都有敌情，他秦基伟却敢擅离职守。邓小平一下子火了，他命令值班参谋：“派人去给我找回来，简直不像话！……”

在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邓小平治军以严厉著称，他赏罚分明、一丝不苟。秦基伟撞在他的“枪口”上，只好自认倒霉。虽然没撤秦基伟的职，但全中原野战军通报批评也够他“喝一壶”的了。这件事是秦基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的。说明人无完人，将军也有犯“美丽的错误”的时候。

秦基伟还有一次挨批评，是在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途中。那是在一次行军中，部队过一座桥。秦基伟骑的那匹骡子，看起来雄壮伟岸，平时也是耀武扬威，但那天怪了，它就是不敢上桥。首长的坐骑都是经过挑选的，理应模范带头，但这匹骡子竟表现得如此胆小怯懦，秦基伟觉得大丢面子，他气坏了。他让马夫在前面硬牵，自己在后面掏出了手枪。

“叭！”秦基伟猛地朝天放一枪，骡子吓一大跳，赶紧朝前蹿一步。

“叭！”又放一枪，它又朝前跳一步。

那时候秦基伟 30 刚出头，年轻，虽然是领导了近万人的司令员，但有时候也难免闹点恶作剧。他就这么一枪枪地放，骡子就一步一步地往前跳，一直跳到河对岸。

没想到，这件事当天就传到了刘伯承司令员的耳朵里。他派人把秦基伟叫去，对自己这位手下爱将，他骂也不是，恨也不是。半晌，他才语重心长地说：

“你呀你秦基伟，你那个游击习气什么时候能改掉啊？这么大个司令员，怎么能跟牲口作对，开枪吓骡子，亏你想得出来！像小孩子似的，让战士们怎么看你这个司令员？”

秦基伟自知错了，马上检讨说当时只觉得挺好玩，没想那么多。现在我知道了这样做影响形象，以后一定注意。

刘伯承司令员这才宽厚地笑了。

秦基伟 血战上甘岭

黄继光 舍身堵机枪

1951 年 3 月，刚从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归来的秦基伟主动请战，率领他的第 15 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了朝鲜战场。

一到就赶上了第五次战役，第 15 军精神抖擞，从

4月22日打到4月28日，把美军第3师及菲律宾营消灭部分后又一直追到议政府，一路所向披靡。接下来在芝浦里地区阻击战中，秦基伟的第15军浴血奋战，用胸膛为志愿军总司令员彭德怀的防线竖起一道人墙屏障，掩护东线主力兵团调整部署。从5月29日至6月7日，第15军苦战10昼夜，共毙伤敌人5700余人，击落、击伤敌机4架；第15军也伤887人，亡399人，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粉碎了美军的阴谋。彭德怀司令员激动之中给秦基伟发了一份充满感情色彩的电报：“秦基伟：我十分感谢你们！彭德怀。”彭老总的鼓励传遍了部队，战士们虽然打得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但当得知彭老总致电鼓励的消息，许多人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

1952年三四月间，兵团命令第15军接替第26军防务，在朝鲜中线的平（康）、金（化）、淮（阳）地区，约30公里宽的正面战场担任防御作战任务。

第15军担任平、金、淮地区防御，是一项战略意义十分重大的任务。用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的话说，中国军队控制的铁三角是他的心头大患。

显然，敌人是不能容忍这种对峙长期存在的。

进入8月以后，秦基伟就预感到敌人可能要发动秋季攻势。他对向守志、崔建功、张显扬三位师长分析，敌人进攻方向不外乎有两个：一是以西方山为主攻，五

圣山方向为辅攻，这种可能性较大；二是以五圣山方向为主攻方向，具体地以攻击忠贤山为主，侧击五圣山，扩大注字洞南山阵地。鉴于这种分析结果，秦基伟还是把防御的重点放在西方山方向。

尽管把本军的精锐第 44 师放在西方山方向，并配属了第 29 师的一个团和本军主要的炮兵力量，但秦基伟仍然放心不下。从地势上看，这一带山势坡缓，易攻难守，纵深内更是一马平川，便于机械化部队长驱直入，稍有不慎，哪怕开一个小口子，也会防不胜防，堵不胜堵。而且这里还是第 15 军和第 38 军的结合部，这又往往是美军注意的焦点，美军善于在结合部上做文章，切割对方的防御体系。

那个秋天的早晨，秦基伟登上了西方山的山顶，目光久久地落在第 45 师防守的五圣山上。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目光深沉的将军也爬上了不远处的鸡雄山，他的目光也定定地落在了五圣山上。他就是美军第 8 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

中、美两国一老一壮两位将军的目光在五圣山上相碰推，因此而决定了未来一场大战的名字——上甘岭大战。

在平、金、淮地区防御战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夺取 391 高地的战斗。

志愿军第 87 团奉命夺取该高地，于 10 月 11 日夜，以第 3 营利用夜暗，由芹洞地区出发，秘密接近 391 高地，当夜潜伏于敌阵地前 20 至 100 米处的草丛里。

第二天上午，有 5 个敌人下山检查铁丝网，进入第 9 连潜伏区，潜伏部队被迫以一个战斗小组出击，毙敌 3 人。韩军误认是志愿军小部队活动，未发现潜伏部队。上午 10 时左右，韩军盲目发射燃烧弹，落在 9 连 3 班战士邱少云身旁，烈火在他身上燃烧达半小时之久。这位战士为了遵守潜伏纪律，保证整个部队的安全和战斗的胜利，忍受了极大痛苦，一动未动，直到壮烈牺牲。

12 日晚 5 时 21 分，炮火准备，10 分钟后，炮火延伸，在韩军阵地前潜伏了 19 个小时的部队突然跃起，高喊“为邱少云报仇”的口号，一举攻占 391 高地，全歼守敌 170 余人。

为了表彰邱少云的伟大功绩，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这次战斗，距上甘岭战斗仅隔几天。

这是五圣山下的一个小村庄，叫上甘岭。

历史永远记住了这个非同寻常的日子——1952 年

10月14日凌晨3时，范佛里特的“金化攻势”开始了。

美第7师与韩第2师集中了40架飞机，320多门大口径重炮，127辆坦克、战车，以罕见的火力密度，将炮弹倾泻到志愿军阵地，平均每秒落弹6发。刚刚还沉浸在睡梦中的上甘岭，顿时处于火海之中。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工事大部被毁，山上的岩石变成粉末，如同烟雾，大团大团地在空中飞扬。

朝鲜半岛的半壁河山在扭曲中痉挛了。

坑道里的志愿军部队被炸懵了，只觉得天摇地动耳膜鼓胀。尖锐的啸叫如同锋利的刀子，割碎了麻木的神经。

许多人七窍出血。

一些人被活生生地震死了。

在长达一个多小时高密度高强度的火力攻势之后，凌晨4时30分，美第7师第31团、韩第2师第32团及第17团一个营，共7个营的兵力，分6路向五圣山前沿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发起猛烈进攻。

与此同时，美韩军队又以4个营的兵力向西方山和芝村方向实施进攻，牵制第15军的第44师部队，分散秦基伟的视线。

在第15军约30公里宽的正面战场上，战斗全线打响。前沿阵地上空，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天昏地暗，日月无光。